

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陳垣題

五冊

輔仁大學
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第五冊

泗陽張星烺亮塵撰

古代中國與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

西部土耳其斯坦狀況。

第一節。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地理，人種，及其歷史。中央亞細亞之區域，南起希馬拉耶山，北抵阿爾泰山，東自中國邊境，西迄於裏海。在此區域以內，無一川河流入大洋。天氣全無洋海影響。中間有大沙漠，故空氣乾燥異常。夏則熱風如燒，冬則寒風如刀。沙漠常遷徙無定，故旁沙漠而居者，常與天然抵抗。人力不能勝天，流沙侵來，唯遷讓之而已。交通不便，故終古無開化國。不獨本土不能產生文明，即文明人自文明國徙居其地者，浸久亦沉淪於草昧也。古所謂幽谷，殆非虛語也。其地介於中國與歐洲印度之間。故言文化，則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雜揉。言人種，則黃白混合也。晚近瑞典

探險家斯文赫丁 (Sven Hedin) 在新疆沙漠中發現印度佛教及中國古物，敘利亞聶思脫里教會，波斯摩尼教以及希臘東羅馬阿拉伯回教之遺物甚夥。足以證明中央亞細亞地理上之歷史性質也。中央亞細亞又可依山脈，析爲數區。崑崙山以南直抵印度邊界，則西藏也。崑崙山以北，至於阿爾泰山，在蔥嶺以東者，謂之東土耳其斯坦。自漢通西域以後，歷漢唐元清四朝，四入中國版圖。清末，平回亂以後，改爲新疆行省，設立州縣，與本土無異矣。本書專言中華民國以西各地與古代中國之交通，故東土耳其斯坦古代與中國之交通，悉不採錄。其在蔥嶺以西者，則屬本書範圍以內者也。西部土耳其斯坦爲印度阿利安民族及波斯伊蘭族之發祥地。故據西史攷之，唐以前，所有蔥嶺以西諸國，大宛康居大夏之屬，皆伊蘭民族也。司馬遷史記大宛傳，謂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頗『蓋亦明言大宛以西，皆一種矣。僅大月氏及嚙噠爲東方突厥民族之侵入者。唐以後，西突厥人，契丹人，漢人，蒙古人，遞相侵入。爲黃色人種之殖

民地。晚近又有斯拉夫種之俄羅斯人之侵入。故其地人種，至爲複雜，而文化亦極複雜也。印度日耳曼族之遷至印度及波斯者，皆能自創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佔一部份，而留居西部土耳其斯坦者，始終保持其遊牧生活，榛狁狀態也。北宋末，契丹人及漢人隨耶律大石徙其處者，皆爲已開化之人。而留居其地以後，不獨未能增加其地文化，而於東方固有文化亦失落也。既無文化，故亦無歷史。欲知中央亞細亞之古史，唯有自中國及波斯之史乘中，窺得一二而已。下方摘錄，以漢文記載爲主，而以波斯及希臘羅馬之記載爲證也。

綜觀中國歷代史上之西域傳，其在蔥嶺以西，今西部土耳其斯坦境內者，阿母河以南，可以大夏爲中心。阿母河以北，可以康居爲中心。其餘皆附屬而已。唐以後，康國雖亡，而薩馬兒罕則依然爲蔥嶺以西之政治中心。雖至近代，猶爲俄領土耳其斯坦總督之駐在地也。

漢武帝通西域。

第二節。張騫第一次奉使。

漢武帝以前，中國與西域已有交通，毫無疑義。

然無影響於中國政治，商業及文明。故張騫西使，數千年來，人盡以爲鑿空之事，視之幾如科倫布之發明美洲者，宜哉。漢武帝之重通西域，吾嘗比之於明時葡萄牙人之重通中國。元時，中國與歐洲交通極繁。歐洲人來中國者，不可勝數。然明初百餘年間，中國人絕不知有其事。明史意大里亞傳謂爲自古不通中國也。張騫西使，數千年來，既認爲鑿空事業，開中國與西域政治上之關係。故其事在中外交通史上，以及全中國史上，皆爲最重要之事。可與明時葡萄牙人之抵中國並爲重要也。有張騫出關記一書，惜已佚。今所知者，僅司馬遷史記大宛傳及班固前漢書卷六十一張騫傳而已。前漢書又錄自史記。故吾特將張騫奉使事蹟，自史記分別錄出如下。

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

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旣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

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耆，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一) 據此，張騫出使目的，乃爲欲與大月氏結攻守同盟，以抗匈奴者也。需時十餘年，而目的未達也。

(二) 康居在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臨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1) 康居二字爲譯音。其原音余尙未能查得。或者由康特(Kand=Canl)而來。康特乃Sami-arkand, Semiscant 末尼之音，猶言地方也。漢代康居即唐代之康國，一曰薩末鞬亦曰颶赫

建。元魏所謂悉萬斤。寔皆 Samarkand 之譯音也。遼史 (卷三十) 作尋思干。元史太祖本紀作薛迷思干 (Semiscant)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撒麻兒干。明史作薩馬兒罕。薩馬兒罕城甚古。波斯祇教聖經 曾德阿維斯塔 (Zend Avesta) 中已有之。謂爲俄兒麥資德 (Ormuzd) 所建。城市富庶。伊蘭人稱其地曰索格多 (Sogdo)。由是而希臘羅馬著作家稱之曰索格的亞那 (Sogdiana)。阿利安 (Arrian) 之史記謂馬期頓亞歷山大王嘗至馬拉康達 (Maracanda) 後代學人皆信馬拉康達即薩馬兒罕也。費杜西 (Firdusi) 之帝紀 (Shahnameh) 中，常見索格多及薩馬兒罕二名。依賓庫達特拔 (Ibn Khurdadbin) 伊思塔克里 (Istakhrī) 依賓霍克爾 (Ibn Haukal) 等回教著作家皆記薩馬兒罕爲索格德 (Sogd) 之都城也。康居之名，傳至中國甚早。而索格多之音，直至唐末，始見於段成式之酉陽雜俎卷十，作私訶條國。段成式記云，『私訶條國 金遼山寺中，有石甃。衆僧飲食將盡，向石甃作禮，於是飲食悉具。』關於康居國古史，吾人所得知者甚少也。据司馬遷史記，大宛當漢武帝時已爲農國，殖稻麥，又善釀蒲陶酒，而康居則仍在遊牧時代也。國勢亦不强盛，南事月氏而東事匈奴也。

(三)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三) 奄蔡即元時阿蘭。參觀第一冊中歐交通第四十節注一阿蘭。阿蘭人亦印度日耳曼族也。

(四)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裡，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破，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四) 大月氏突厥族也。爲有史以來，東方人種第一次侵入伊蘭族勢力範圍內者。漢文帝前元十五年，始自敦煌西徙。

(五)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居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五) 大夏即吐火羅。說詳第一冊上古時代中外交通第三節注五。希臘人稱其地曰拔克脫利亞。

○(Bactria) 耶蘇紀元前一百五十年，(秦莊襄王元年) 希臘賽流柯斯朝 (Selucidae) 守將梯俄多都斯 (Theodotus) 据其地，自立爲王。至紀元前一百二十年，(漢武帝元狩三年) 爲大月氏所滅。月氏人以後征服克什彌爾，北印度等地。兵威振於一時。至第五世紀時，爲嚙唹所滅。克拉勃羅德 (Klaproth) 及聖馬丹 (Vivien de Saint Martin) 二人皆謂吐火羅民族西曆紀元前一百五十七年，(漢文帝後元七年) 居青海布隆吉爾湖 (Bulungir-gol) 畔。以後逐漸向西遷徙者也。余攷其時，適與月氏遷徙同時。豈二而一者歟？然据司馬遷史記，大夏似已先月氏而至嬌水南者也。大夏之西遷，或在更早期也。大夏之名，黃帝時已傳至中國。而梵音 Tuhara 後魏時始至中國。魏書西域傳作吐呼羅。希臘名拔克脫利亞亦於後魏時傳入中國。魏書西域傳嚙唹條，作拔底延城。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西域傳謝颺國條，『謂自縛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慧超五天竺國傳云，『從此犯引國北行二十日，至吐火羅國。王住城名爲縛底耶』。縛底野與縛底耶亦皆拔克脫利亞之轉音也。張騫第一次奉使至大夏時，大夏之希臘王朝尚未滅亡。然國勢危殆，已岌岌不可終日。中國人與希臘人第一次接觸，即在是役。

第三節。張騫第一次奉使。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國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

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隴，出冉，出徙，出邛樊。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笮，南方閉嶲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

(一) 張騫第二次奉使目的，因失方向，完全未達。設使當年漢武帝有近世俄皇大彼得窮探西

伯利亞之忍耐心，未始不可越緬甸抵印度境也。然就今代地圖觀之，藉使此道能通大夏，而所需時日，較之北道爲久也。由史記此節觀之，張騫未奉使西域之前，身毒與中國蜀地已久有交通，益證第一冊上古時代中外交通第十一節注十二，吾言之不誣也。所謂邛竹即方竹也。爲蜀地之特產，今則移植他處者，亦往往有之。

第四節。張騫第三次奉使。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好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嚙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域。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

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騫旣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賓，扞罽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

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

(一) 烏孫在今天山北路，巴勒克什湖以東，伊犁等地，皆是也。張騫第三次奉使，當時雖未達目的，而至宣帝時，則大收效果也。

第五節。張騫傳入中國之植物。張騫西使，爲中國全史上大事。人皆知注意於其政治上之關係，而不知政治之外，於中國文明，音樂，彫刻，社會經濟等，皆有莫大影響。千古以來，讀史者尙少注意及之也。吾搜閱李時珍本草綱目及崔豹古今注得有植物十餘種，皆爲社會上需要之植物。特舉其名於下。

紅藍花。^(二)馬志曰，紅藍花，卽紅花也。生梁漢及西域。博物志云，張騫得種於西域，今魏地亦種之。見本草卷十五

番紅花。又名洎夫藍，又名撒法郎。李時珍曰，出西番回回地面及天方國

。即彼地紅藍花。元時以入食饌用。按張華博物志言張騫得紅藍花種於西

域。則此一種，或方域地氣稍有異耳。見本草同卷

(1) 紅藍花 (Safflower = Carthamus tinctorius) 產於埃及，印度，克什彌爾等地。可以用作燕支粉，又可染絲綢。藥中用之以活經血也。

胡麻。

李時珍曰，按沈存中筆談云，胡麻即今油麻，更無他說。

(2)

古者中國

止有大麻。其實爲蕒。漢使張騫始自大宛得油麻種，故名胡麻，以別中國

大麻也。寇宗奭本草衍義曰，胡麻諸說參錯不一。止是今人脂麻，更無他

義。以其種來自大宛，故名胡麻。今胡地所出者，皆肥大。其紋鵲，其色

紫黑。取油亦多。嘉祐本草白油與此乃一物。但以色言之。比胡地之麻差

淡。不全白爾。今人通呼脂麻。

見本草卷二十三

(二) 胡麻又稱芝麻 (sesame)。今代吾國各省皆產之。據近年海關統計，吾國芝麻出口，每年達二千萬元之鉅。鄉村小民，受賜於張騫者，豈淺鮮哉。

蠶豆。

李時珍曰，豆莢狀如老蠶，故名。

(11)

太平御覽云，張騫使外國得胡豆。

種歸，指此也。今蜀人呼此爲胡豆，而豌豆不復名胡豆矣。

見本草綱目卷二十四。

(11) 英語曰 horse-bean or kidney bean、植物名辭曰 *Vicia faba*。

葫亦名大蒜。

李時珍曰，孫愐唐韻云，張騫使西域始得大蒜，葫荽。則小

(四)

蒜乃中土舊有，而大蒜出胡地，故有胡名。一蒜皆屬五葷，故通可稱葷。

見本草卷二十六。

(四) 英語曰 Chive、植物學名辭曰 *Allium scorodoprasum*。

胡荽，亦名香荽，又名蘼荽。

(五)

李時珍曰，荽許氏說文作葎。云葎屬，可以

香口也。其莖柔葉細，而根多鬚。綏綏然也。張騫使西域始得種歸，故名

胡荽。今俗呼爲蘼荽。蘼乃莖葉布散之貌。俗作芫花之芫非矣。

見本草卷二十六。

(五) 今代英語稱之曰 Coriander、植物學名辭曰 *Coriandrum sativum*。

(六)

苜蓿。李時珍曰，雜記言苜蓿原出大宛。漢使張騫帶歸中國。然今處田野

有之。陝隴人亦有種者。年年自生，刈苗作蔬。一年可三刈。二月生苗。

一科數十莖。莖頗似灰藎，一枝三葉。葉似決明葉，而小如指頂。綠色碧艷。入夏及秋，開細黃花。結小莢。圓扁旋轉，有刺數莢，累累。老則黑色，內有米如稞米。可爲飯，亦可釀酒。見本草卷二十八

任昉述異記載張騫苜蓿園今在洛中。苜蓿胡中菜也。張騫始於西戎得之。

(六) 史記大宛傳亦言漢使取苜蓿蒲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離宮別觀旁極望。唯未指定爲張騫帶來也。苜蓿蒲陶皆譯音。今代裏海附近土人，尙稱苜蓿曰「白蓿」(buso)，伊蘭族方言也。今代英語曰 Alfalfa

胡瓜亦名黃瓜。

李時珍曰，張騫使西域得種，故名胡瓜。按杜寶拾遺錄云

，隋大業四年，避諱改胡瓜爲黃瓜。陳藏器謂北人避石勒諱改呼黃瓜，至

今因之。則與杜氏之說微異矣。見本草卷二十八。

(七) 今代英語稱黃瓜曰克喀伯爾 (Cucumber) 植物學名辭曰 Cucumis sativus。 阿布曼肅

爾 (Abu Mansur) 稱黃瓜曰吉塔 (qitta) 阿拉伯及波斯人稱之曰錫雅兒 (xiyar) 亞羅珊

人曰喀汪打 (Kawanda)

安石榴。李時珍曰。榴者瘤也。丹實垂之如贅瘤也。博物志云，漢張騫出